

袖珍古  
書讀本  
列

子

冊三



列子卷第六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

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  
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  
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  
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  
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  
君位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  
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無爵於吳田恒專有

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  
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  
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  
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  
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  
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  
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  
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以相違反然治亂推  
移愛惡相攻情僞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  
是以聖人兩情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  
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

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殖名者則  
夷齊守餒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  
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  
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  
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北宮子謂西門子  
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  
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  
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  
人子利朕衣則短音豎褐音曷方言短複襦也許  
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短說文云羸衣也又  
敝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短褕有作短褐者誤  
荀子作豎褐揚休注云僮豎之褐於義亦通食則

粢卽夷反糲令達反粢稻餅也味類乾米不碎史

記曰陳平食糠乾孟康云麥糴中不破者是也蓋

謂之糲春粟麥爲粢餅食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

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音麗屋棟出則

結駟在家熙音怡字林云歡笑也然有棄朕之心

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

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

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

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北宮子

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

往而反偶偶上羽反本或作偶字林云疏行貌而

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

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  
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  
族年貌言行與予竝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  
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  
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竝汝之顏厚矣東郭先  
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  
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  
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  
天也非人也此自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  
以命厚自矜北公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  
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  
服北宮子既歸衣其衽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菽

莪音戎菽音叔爾雅云莪菽謂之荏菽卽胡豆也

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蔥及莪菽布之天

下鄭玄云卽大豆也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

廈之蔭乘其輦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若文軒之

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後楊朱篇音同不知榮辱之

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概

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

能寤易怛也哉當割反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

牙並類上人也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

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

竝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

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本本作邵

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子鮑叔奉公子小

白奔莒。

音舉小白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

之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

射。

食亦反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小白即桓公也

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

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

甘心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

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

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

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

于況反

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

音釋

之遂召管仲



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

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

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

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多自與。鮑叔不

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

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

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

恥。知我不羞小節。而取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

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

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

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

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

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

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

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

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清己而已。其於不己

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

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下

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

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瞽不聵。不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

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黷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七刀，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黷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

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

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

通得當年之歡聘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

力天福也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

力然交履信順之行得聘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

虞非天福如之何也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

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威之而死似

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

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

之地而威之於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

也可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願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

死居困辱之地不願生而更不死也天罰也輕死

而不之死復是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

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

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

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然而

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生死

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

必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豈有役之哉天

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

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無也平之寧

之。平寧無所施焉。將之迎之。功無遺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

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

歌皆謂與己同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

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音棘。屏上聲。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竹用反。乳汁也。有餘。病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音同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於無爲天理之所

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

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亦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鸞熊語文王鸞熊文



王節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音

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

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邪其唯聖人

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

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

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

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

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

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

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揚子曰古之人

有言吾嘗識之音志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

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

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

命也夫信命者亡

音無下同壽夭

有壽夭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

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性則謂

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真

矣懣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

理苟無

心則無所不爲亦無所爲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

若死動若械

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

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

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

易其情貌

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

獨往獨來獨

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

故莫有礙**墨屎**音眉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無

賴廣雅云墨音目屎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

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

也○屎勅夷反單音戰至音陞嘽齒然反咍鄭玄

注禮記云咍寬綽貌說文云咍寬開心腹貌咍許

爰反愍妨減反愍音敷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

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

**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媢**

**魚略反斫音酌辨斫容止峭獻也字林云辨齊也**

**斫齒略反便房連反辟婢亦反便僻恭敬大通也**

○辨斫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

**窮年而不相語**魚據反術自以巧之微也**繆苦交**

反愕口家反阮孝緒云恐愕伏態貌○恐口交反

情露無所隱蔽譏音蹇極音棘字林云極吃也方

言譏吃也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云疾也急性相

背也或作極極皆非也凌諍凌諍謂好陵辱責罵

人也說文云諍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反諍音碎比

皆反諍訥澀辯給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

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莫典反挺

音珍方言眠挺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

蚩弄也誣止累反諉如僞反○鈍滯也爾雅云誣

諉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誣諉也勇敢

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譎發

請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

列子卷六

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自專謂自

專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獨

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

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

命所歸也侷侷姑危反幾欲之貌成者侑音肖侑

似也成也初非成也侷侷敗者侑敗者也初非敗

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故迷生於

侑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侑之際昧

然於侑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昧難分耳則不

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

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

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

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

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阪面墮亦不墜仆

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

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

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

情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

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

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

虛實度人情得亦中涉冲反半也下同或涉仲反

非也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

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智也亡所不

量在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音無喪亦非知音智

下知喪同。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

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

景公游於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

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

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皆步郡反流蕩貌

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

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

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

食也。惡肉可得而食。怒馬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

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棧土限反車可得而

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菊。公

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



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列子卷第六

列子卷第七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斲聚一物之斲靈斲

聚者終散斲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爲關鍵用禮教爲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

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

子相反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

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

孫夫事爲無已故情無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

乃苦其身燋其心夫名者因僞以求真假虛以招

實矯性而行之有爲而爲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

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

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

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害而不

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

不重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

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收聚也則

己施始段反此推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

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爲善不以

爲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爲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

僞名也爲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

僞而已矣不僞則不足以招利昔者堯舜僞以天

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僞實之迹

因事而生致僞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伯

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

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百

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

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

覺音教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

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

亡音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

則

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一本厭作屢音同足聲色不可常翫聞

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違違爾競

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慎一本作順

耳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

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手械也何以異哉異

異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

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長談而云死復暫往卒

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爲存亡往復

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

具詳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

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一本作觀○爲善不

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  
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爲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  
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  
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  
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  
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  
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  
所爲也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  
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  
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

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

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音無欲矜清之郵音

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

放寡宗少宗系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

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楊

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

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

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

者不窶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

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

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

哀也不含音攝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

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勤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勤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與擅字同，頰廷反，鼻通曰顛，顛音舒，廷反。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



不得行謂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廢大也去

廢虐之主熙熙縱情欲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

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

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

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

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

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

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

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

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衾衣

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

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分所以舉此

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

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

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鄭

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專

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

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

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百

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

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

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

穆之後庭比頻密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媿媿者媿

音烏果切媿音奴坐反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

屏上聲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

即其反益

也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

云好也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

蒼頡篇云挑謂招

呼也說文作譏相誘也譏大了反之弗獲而後已

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

本作造七到反

鄧析而謀

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

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

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

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

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

音開

以謁其

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

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

明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  
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覺事

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

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  
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  
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

性順物失當身之弊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

存寶鄰於死者為欲盡一生之觀窮當年之樂唯

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

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一本作為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

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

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躔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大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

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

者耳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

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偏邊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色主反一

本作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

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斲聚

聚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

也且明物不滯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

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釐

墨子弟子也

聞之曰端木叔狂

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

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

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

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

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

奚爲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

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

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

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

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

邪。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邪。則切己之

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孟孫陽曰。若

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音烽。踐一本作蹈。刃入

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

其所欲。以俟於死。但嘗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

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

顧戀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閒乎。楊朱

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舍音捨。國而隱耕。

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

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

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己趣故亦相答對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

弗應禽子出語魚據切孟孫陽曰子不達

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音短若一節得一國

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

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

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

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

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

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

教志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

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

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

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

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日告發，下日誥。而娶及受

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鮫。古本反。禹父

名本又作鼈。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

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音戈門不入。身體偏

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冕，戚戚然以

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

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

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  
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  
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  
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  
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  
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  
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

未有不嬰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

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

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  
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

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

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慳其心

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

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  
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  
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  
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  
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  
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音教若夢三  
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如字又音誌下同一當  
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  
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  
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  
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  
不歸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一適反

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  
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

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  
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  
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  
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  
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  
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  
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  
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  
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

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

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

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

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

不敢恣其嗜慾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為位出

意求通四為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

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違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

制命在外全則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

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

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

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

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

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蠱厚筋節蹇急筋

節急也或作靡靡上音權下區位反睽醜筋急貌

曰嵬音區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

橘心痛一錯反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

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有所安習者皆

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

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麤房

未反緼麤謂分麤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

衣也又音紛○麤亂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

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縣續狐貉音鶴顧

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

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菜胡

菜也蒼頡篇云藟耳也一名蒼耳菜俗音此藟思



上聲芹萍爾雅云萍萍也又苹蘋蕭也郭注今蘋

蒿也初生亦可食也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里之

貴者鄉豪取而嘗之蜇蜇音哲於口慘於腹慘蜇

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楊朱曰豐

屋美服厚味姣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

而求外者無獸之性無獸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

累正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

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

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

我兼利古之道也鸞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

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

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

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列子卷第七



列子卷第八

世德堂本

張湛處度注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

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  
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

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  
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  
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爭故

常處先此語以壺子荅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  
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卽以爲解故不復荅列子

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

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

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反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

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

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

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

未悟故曰先知之耳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

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

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故玉于況反桀紂惡

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

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

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

利不亦難乎。

違理而得利未之有嘗觀之神農有

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

徒洛反量也諸法

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

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

于僞反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

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子

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

則亡身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

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彊食

靡角

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

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

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勝者爲制是禽獸也以力求

勝非人道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己。則

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

將至。列子學射中矣。

丁仲反下同。率爾自中。非能

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

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

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

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爲國

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

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

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

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

所矜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

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

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

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專

己知則物願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

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

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宋

人有為于僞反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



殺所拜反莖柯毫芒音亡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

可別也別彼列反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

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

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

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不用子列子窮容貌

有肌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

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呼報反士乎

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

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

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一本作

過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

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

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一作亂

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

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

猶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

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

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既  
反孟氏之父子叩胷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  
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  
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則  
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  
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  
方屬音燭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

則動而失會者矣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使君博

如孔丘術如呂尙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

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

音捨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

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

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聘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

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閒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

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

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

何盜之爲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

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

用先識以捕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爲患豈虛

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

三十仞圍

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

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

涉水也孔子使人竝蒲

浪反涯

音崖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

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

夫不以錯

七故反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

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

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音志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

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

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爲費無極所譖。出

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

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

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

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

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

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荅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

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

乘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

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

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

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夫知言之謂者

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

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濡走故至言去言理自

明化自行至為無為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音智

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

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便

作亂故及於難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音狄穆

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  
人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謁之遽傳也謁  
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  
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  
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  
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  
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戒之深  
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將致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  
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



道之主爲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

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

一本作招淮南子

作杓許慎云杓引也古者懸門下從上杓引之皆

難也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力也拓舉也孔

力能舉門闕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爲

守攻公輸般音班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爲

攻器墨子設守能御之爲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

不有其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

得爲攻之母

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古賣反家無故

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

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

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

音錫

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

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

福相倚也

宋有蘭子者

史記云無淳博出入爲蘭

應劭曰蘭妄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妄游者也疑

蘭與闌同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闌也

以技干

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屬

音燭

其蹜

音蹜

竝趨竝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

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

戲者如今之絕倒投俠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

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傭人技無庸適

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

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

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張文反

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

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

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

毛色中求故鬐鬃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

者絕塵弭亡爾反躒迹也一本作微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

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本作供擔纏薪菜者負

索薪菜蓋賤役者有九方皋此一本作比其於馬

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穆公

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

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

而驪力移反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

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皋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

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

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

此也是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若皋之所觀天機

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

其見得其精而忘其麤與處同在其內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龜外謂牝牡毛色見其所見所見者

唯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

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乎

馬者也言皋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

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隱者也詹何

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

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

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

孫叔敖五勞反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

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惡烏路反祿厚者怨

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

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紀力反急也封我

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

越之閒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

越人襪音機祥也又音畿信鬼神與機祥可長有

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

不受請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優

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卽此類也牛缺

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吝招

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

音髡言不可度量也賈逵注國語云訾量也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擊打也如今雙陸

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

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

名爲水用碁十二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

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畏方寸三分長寸五

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

采行碁碁行到處卽豎之名爲驍碁卽入水食魚

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

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爲

大勝也曼音則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爲句

食亦反明瓊張中丁仲反反音翻兩擒他臘反魚



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喪題曰報采

獲魚也搶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鱖比

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鱖

也獵反今本云搶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鱖不

用魚用魚不用鱖字○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

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飛鳶適音隻墜音隊其腐

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

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

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

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

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

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

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

也而餓於道狐父

父音甫下同

之盜曰丘見而下

壺餐

音孫水澆飯也

以鋪

音哺之

爰旌目三鋪而

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

目曰謹

音熙

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

音削吾義不

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一口反之不出喀喀

音客

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

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

食菱芰

一本作芡

冬日則食橡

音象

橐莒敖公有

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

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

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

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

者慎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楊子之鄰人

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

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

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

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子戚子六反然變容不言者

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丑救反

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閒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音祈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

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聲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音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此篇明己身變

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楊朱曰。

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在智則

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  
處名利之衝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  
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  
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  
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  
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  
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  
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  
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  
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  
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  
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

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竝生類也類無貴賤同生是類但自貴而自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

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子臘反虜虎狼食肉

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

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亟去吏反數也衆莫之

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

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

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恥

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

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

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

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

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

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



失厝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踐可疑之

塗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

之也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

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鉞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

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

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胡沒反古掘字又其月反

二本作相非也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

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偏感則隨念想

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

之變故語有之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

亂慮猶度也謀度作辭罷朝而立倒杖策鋏一音

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

不前也。上貫頤，鍛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

人聞之曰：頤之志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燭著。

直略反。其行足躓，音致礙也。株埒，音坎。頭抵丁。

禮反。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

冠，竝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

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

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

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

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迷著

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

攝念，泊然凝定者，豈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列子卷第八